

◆经典重读

“尊严的维护”与“恕道的坚守”

——浅析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陈太丘与友期行》

沈燕

(芜湖市第一中学,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当中,陈元方对父亲友人的一番指责,凸显出其强烈的自尊意识,同时也表现出其强大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严谨的思维逻辑性。这三者的结合,使陈元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由于移情的作用,学生非常认同文中表达的诚信意识。但通读全文,又感觉有一处遗憾,那就是当“友人惭,下车引之”的时候,元方“入门不顾”。如果说前面的应答是有理有据的话,那么“入门不顾”则显得有些突兀。鉴于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恕道”出发,重新探讨《陈太丘与友期行》中陈元方的行为。

关键词:初中语文 教材分析 《陈太丘与友期行》 恕道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22)11-0066-03

DOI:10.13525/j.cnki.bclt.202211023

作者简介:沈燕(1982—),女,安徽繁昌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陈太丘与友期行》(也作《陈太丘与友期》),选自南朝刘义庆的笔记体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全文仅103字,却演绎出一场关于“信”的精彩辩论。^[1]一直以来,对这篇文章,人们习惯于从“诚信”角度入手进行解读。但如果能另辟蹊径,从其他角度解读,更可使这篇名文焕发出新的文化活力。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并不是唯一的文化要素。即便是在“诚信故事”里,通常也包含着其他文化要素。如果能够将这些其他要素解析出来,就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诚信”的文化价值。对于《陈太丘与友期行》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能深入到陈元方语言与行为的背后,去看看这种言行所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化意味,就会对文章产生更全面的认识。

一、维护尊严的本义

毫无疑问,《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中对元方的描述,很好地塑造出一个机敏勇敢、能言善辩的

七岁幼童形象。文中,陈元方既有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失信的友人,又大义凛然地维护了父亲的尊严。^[2]如果我们站在成人角度观照,会发现元方在文中所说的话,也正是我们成人在遭遇类似现象时想说的话。因此,这里不妨作两个想象:一是这篇故事讲的是历史事实,文中元方所说,就是一个真实的7岁孩子说的话;二是这篇故事是作者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加工与创作。如果是这样,那么文中元方所说,便是成人借幼童之口所说的话。作为今人,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其中细节,而《世说新语》作为笔记体志人小说,也不排除后一种可能。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从作品创作的角度来看,有这两种可能,此即为“殊途”。但殊途又是同归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章客观上都在批评“与人期行”却“日中不至”的失信行为,都在追求“一诺千金”的诚信美德。这符合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在文中,元方出面维护父亲的尊严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情有

可原的。友人与陈太丘约好了“日中”同行,但是“过中不至”,陈太丘没有办法(或者说无法再等待),只好“舍去”。友人在陈太丘“去后乃至”,又在自身迟到的情况下,非但没有解释原因,反而“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显然,友人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身的“怒”,这是毫无道理的,自己与人约好了的,没有为自己的迟到而致歉,反而“怒”,在逻辑上和情理上都讲不通;二是“骂”陈太丘“非人”。由于是在“怒”的情况下说陈太丘“非人”,因此可以肯定“非人”并不是友人的口头禅,而是真正的谩骂。

在这两个错误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元方虽然是一个7岁孩童,但是却表现出超越一般成人的机敏反应——“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样的应对是有礼有节的:一个“君”字,保持了对父亲友人最基本的尊重,其后则指出友人无信无礼。这种指责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把对方何以无信、何以无理说得清清楚楚。如此应答,很好地维护了父亲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所谓尊严,通常是指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都是有尊严的。身份可以卑微,国家可以弱小,但是尊严不可侵犯。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方的表现可圈可点,是维护尊严的典范。在这里解读出元方言行背后的尊严意识,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有人认为尊严与诚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与人相交之所以要强调诚信,本质上就是为了尊严。这是因为一方对另一方不讲诚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打击甚至侮辱对方的尊严。当然,尊严会出现在更多的场合,就像在本文当中,当陈太丘之友对子骂父的时候,在元方看来,就影响了自己和父亲的尊严,所以元方才会严辞反驳。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护尊严的本质,实际上是在维护人与人之间包括诚信在内的基本关系准则。

二、坚守恕道的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站在维护诚信和尊严的角度,看课文中元方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用

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值得点赞的。但是通读全文,总感觉有一处遗憾,这种遗憾往往来自于课文阅读后的直觉,也来自于对元方这个角色的深入思考。那就是当“友人惭,下车引之”的时候,元方的反应是“入门不顾”。如果说前面的应答是有理有据的话,那么“入门不顾”则显得有些突兀。

从字面来看,“入门不顾”就是元方自己独自进了家门,不再理会门外失信的友人。显然,元方之所以会“入门不顾”,是因为友人出言不逊引起了他的极度反感,“入门不顾”实际上是前面严辞驳斥的延续,是从语言走向行为的更为激烈的表现,所以从情理上说,此处的“入门不顾”合乎情理。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元方的身份是一个七岁小孩,当他能够有理有据地驳斥父亲友人的时候,就说明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能力。但正因为此,他的“入门不顾”让人感觉有些不妥。

从上下文来看,在被元方驳斥之后,友人之所以会惭愧,是因为他认同元方的逻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此处,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一个具体的语境,那就是他面对的是朋友的孩子,而且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在绝大多数人眼中,七岁的孩子乳臭未干,并不需要过分尊重。但是,友人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之感到惭愧。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他立即“下车引之”。对于一个成人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意味着他不但已将七岁的元方视为平等交流的对象,而且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对方道歉。这里有必要思考:为什么此时的友人与此前判若两人?笔者以为,除了元方的驳斥起了作用之外,更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友人已经从最初感觉陈太丘失信的错误判断中走了出来,认识到错误的原因其实在于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作为读者,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友人最初之所以生气,之所以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迟到是某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而在他的逻辑里,认为自己是无错的,那么错误就只能在于陈太丘,所以才出现了“对子骂父”的情形。其后,在元方的一番指责之下,他幡然醒悟,于是果断认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显然元方并没有接受对方的道歉，即使对方“下车引之”，其仍然选择“入门不顾”。这在客观上就显得有些无礼了！毕竟，对方是自己父亲的朋友，尽管其失礼在前，但只强调自身的尊严，而忽视对方的尊严与需要，就没有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恕道。要知道，恕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提倡兼容并包，是一种包容的文明、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是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所以说“儒家的恕道是文明对话的基础”。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没有恕道就没有真正的文明对话。小至人与人的交往，大到国与国的交往，既讲究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其原则性就是为了维护个体尊严，而灵活性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恕道。没有了灵活性，只讲原则性，那么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会非常明显。基于这样的文化判断来看元方的表现，最后的“入门不顾”显然不是一个合乎恕道的选择。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此时元方能够听从对方的解释，认可对方致歉的行为，接受对方“下车引之”，那么在元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会更加明显。所以说到底，在原文中，元方实际上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角色，而这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而言，显然不能认为其接受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因此进一步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诚信很重要，恕道也很重要，前者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指向作为个体的人的文化修养。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如果说前者是社会矛盾的来源的话，那么后者恰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是解读本文的另一个重要收获。

三、教育与人的天性

一个故事之所以能从古流传至今，就在于其能给后人以启迪。《陈太丘与友期行》给后人留下的启迪，除了不应当失约、与他人之间应当讲究诚信之外，也应当包括上文所强调的恕道。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体志人小说，既然志人，那么总要在“志”的过程中强调一种教育意义。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其实不只是给他人带来文

化知识，同时更多的是面向人的本性，去根除其中不好的部分，留下并强化好的部分。所以解读《陈太丘与友期行》这样的文本，如果只是关注其中的人物形象，而完全忽视文本中的叙事与虚构，那么未免有失偏颇。

笔者以为，在解读《陈太丘与友期行》这篇课文的过程中，关注“尊严”“诚信”以及“恕道”三个关键词，比只关注诚信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特别是围绕元方这个角色，我们既应看到他维护尊严与诚信的积极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他身上缺乏恕道的一面，这样才可以形成对这个人物更加完整的认识。无论是从课文解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道德品质来看，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辩证意识的存在，才使学生在解读人物形象的时候，能够将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点与缺点跟自己对照，从而让自身变得更加完善。笔者以为，这才是解读人物的重要目的，同时也是语文学科中人文性的充分体现。

在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中，曾明确指出本文的教学重点为“感受古人的文化修养”“欣赏古代少年的方正”，着重突出了陈太丘与元方身上的“诚信”理念。如果仅仅将本文解读到这一层面，也说得过去。^[3]但如果能进一步从人性角度出发，引导学生认识到经典文本中的教育意义，则更为圆满。正如上文所说，真正有效的教育，应当体现在一个人物的正面形象对学生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其不足之处对学生的警示作用。如此辩证依存，方为经典文本解读的正确思路。

参考文献：

- [1]何君辰.去伪存真,回归文本语境——《陈太丘与友期行》教学内容重构[J].语文建设,2019(01).
- [2]周龙腾.从《陈太丘与友期行》管窥魏晋士人的“礼”观[J].语文月刊,2019(11).
- [3]裴颖,徐飞.从“诚信”到“方正”:读出人物的率性与个性——《陈太丘与友期行》教学实录与点评[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9(23).

(编辑：成向阳)